

命

論

論衡卷十五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起舞使天雨雨
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故天且雨螻蛄
惟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
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
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
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
君以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
惟猶蚯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
曰此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
人物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

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通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虵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

書以正月朔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
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
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
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
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
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
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
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
天含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
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
旒綴於杆杆宜讀爲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
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星在房星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

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
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
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簞或作筵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鼎者
何也鐘長而簞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
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
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
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
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
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
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蔬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
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蔬之細員圖
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

無端未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
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簑嚮日燃
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
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
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
與沈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
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
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
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
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騫其時皆吐
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
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

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塹之
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
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眾民
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
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
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
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始北邊三月尙寒霜適自降而衍適
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
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合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
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卽不然者霜
何故降范睢爲須賈所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
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

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
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
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
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繫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
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
第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
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
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
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
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
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
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

哭於城下不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昂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尙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昂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昂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繇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

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
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
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沉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
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
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
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
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
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
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
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

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人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出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

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
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
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
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
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
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
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雲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
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
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
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
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
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

合乎夫見在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
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
泣在人形中也或賁酒食請於惠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
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
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
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
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
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
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
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
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
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

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
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
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
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
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
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
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
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
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
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
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
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

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感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慙慙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_{治字}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問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

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
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
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
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
政無細非早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
鄴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
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修備
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
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
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
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

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
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
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
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尙寒安得浴而風乾
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
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
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
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
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遊
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
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
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